

## 第十章

### 蒋介石给胡志明的口信

#### 胡志明给我的初步印象

胡志明主席原名阮爱国，早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联系。他在筹建越南劳动党以前就曾在中国进行过革命活动。1924年他来到中国，1925年组织了“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与当时在中国的越南革命组织“心心社”建立了联系，后来又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在广州黄埔军校举办训练班，吸收一些到中国的越南青年学习。中国革命的影响，特别是1927年广州工人建立的广州公社的影响波及越南后，大大鼓舞了越南工人阶级的斗争。“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以后，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中，相继形成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安南共产党两个共产主义组织。1929年，新越革命党也改组成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于是，在越南出现了三个共产主义组织。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召集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在中国香港附近的九龙举行会议，把各个共产主义小组统一成为越南共产党，并通过了胡志明起草的党的纲领、简

要策略，以后这些均成为指导越南革命的基本路线。1942年8月29日，胡又到中国进行革命活动，被蒋介石逮捕，直到1943年9月6日才得到释放。释放后，他即与“越盟”在中国云南省的组织——“解放会”和在中国广西省公开活动的“越南革命同盟会”联系，并从此改名胡志明。在这期间，蒋介石密令吴铁城派遣萧文监视他。1944年冬，他从中国返回越南，1945年组织“八月革命”，建立临时政府，就任主席。<sup>①</sup>

自1945年“双十节”以后，一方面军司令部和顾问团与越南政府及各党派之间酬酢来往逐渐增多，我也有幸得与胡志明主席接触。我曾去坐落在东方汇理银行对面的越南临时政府主席府谒见胡志明主席；他也曾偕武元甲到费利克斯·富尔街45号我寓回访。至于越南其他党派，如越南革命同盟的阮海臣、越南国民党的武鸿卿、越南临时政府高级顾问阮永瑞（即逊皇保大）等则都是越盟的统战对象；表面上他们与越盟合作，并且在越南临时政府中也有一定的名位，所以同我们也经常酬酢往来。胡志明曾率先设小规模的宴会招待我们顾问团的邵百昌、朱偰、庄智焕、郑方珩和我，以及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五处正副处长陈修和、黄强等，由临时政府高级顾问阮永瑞，即逊皇保大作陪。陈修和对胡志明特别尊敬，独庄智焕则对阮永瑞很感兴趣。由于阮永瑞举止潇洒，生活浪漫，席散后，庄智焕对我们说：“我喜欢保大，一旦他出来组织政府，我愿意当他的顾问。”大家听了，为之莞尔。我缄默不语，暗中却有自己的看法。

当时，由于我尚站在国民党的反动立场上，对胡志明主席存有成见。我认为，保大是个花花公子，成不了大事，而胡志明主席平易近人，沉着老练，但觉得他有些深沉隐晦。不过，有一次他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而否定了我的一

些荒谬看法，至今我对此记忆犹新。有一天（我记不起确切日期了），一方面军司令部各将领在新亚大酒店设宴款待越南各党派，我也出席作陪。当客人正陆续到来时，忽然从新亚二楼窗外传来一片欢呼声，我俯视窗外，见无数群众自发地拥上街头，把胡志明包围得水泄不通，“胡伯伯，胡伯伯”之声不绝于耳。胡志明从容自然，步行在群众之中，前呼后拥，好不容易才从群众中挣脱，走到新亚大门口。他在门口侧身挥手向群众致意，然后从容缓步上楼……我亲眼看见胡志明主席受到群众拥戴的热烈场面，顿时想起“得民心者王天下”的古谚，不禁肃然起敬。

## 蒋介石给胡志明的口信

1945年12月21日，国民党军政部特派员邵百昌向我密告，最近圣德尼曾与胡志明秘密会晤二次，法越之间似有妥协迹象。我即将此情况电告重庆王世杰，并谓：“法越双方似均感觉我将撤军，万一法越直接妥协将使我处于被动地位，于我不利，翰曾建议斡旋，恳请中央速予考虑，密示方针，俾资遵循。”

1945年12月30日，我忽然接到重庆外交部机密电报称：“胡志明上书委员长，要求援助越南独立，委座答复如下：‘中国对于越南民族之独立运动，具有充沛之同情，但希望越南人民能以不流血之手段与渐进之方法，实现独立之愿望，故盼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予协助。又法越双方如希望中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要我以蒋介石的口信形式，亲自向胡志明主席传达，并将传达情况电

复。我不大清楚胡志明托谁给蒋介石带去的信。但我记得，有一次，第五处副处长黄强要回重庆，我去看他，适胡主席从黄寓告辞出来；因此，估计可能是由黄强把信带给蒋介石的。

我接到此电，不禁沾沾自喜。因为国民党军队必须撤出越南早已是蒋介石既定的方针，但撤退前后，如地方治安秩序不能维持，以致造成很大混乱，反将打乱撤退的计划。故仅为国民党政府本身打算，也必须做到“安全撤退”四个字，并且华侨定居越南为时已久，一旦法越之间爆发战争，他们首当其冲，必遭池鱼之殃。因此，为国民党自身的利害，抑为当地华侨的安全，促成法越谈判，造成妥协局面，即使暂时的妥协局面也是好的。上述蒋介石的口信，其主要意图就在于利用胡志明向蒋介石的求援信，促进法越谈判。这恰恰是我在重庆与王世杰商量考虑而求之不得的机会。因此，我很敏感，立刻嘱洪之珩往见胡志明主席，请他约定时间接见，并请他邀请其他党派领袖列席。

## 胡志明给蒋介石的回答

1946年1月4日上午10时，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偕洪之珩同往越南临时政府主席府谒见胡志明主席，陪同胡志明主席接见的有越南革命同盟领袖阮海臣、国民党领袖武鸿卿。胡志明借此表示各党派已经团结合作。我郑重地向胡志明主席说：“此次来访是带来蒋介石委员长给您的口信。您给蒋委员长的信，他已收到，这口信是对您去信的答复。这个口信太重要了，我特抄了下来。”说时，我拿出预先抄好的口信全文，照本宣读了一遍，并送给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阮海

臣、武鸿卿等听后，由胡志明发言。首先，他对蒋介石的口信表示感谢，他说，这足以说明蒋委员长对越南独立运动非常关注。其次，他提到阮海臣、武鸿卿等都是越盟外的其他党派的领袖，指出越南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独立，毫无例外。他说到此时，阮海臣、武鸿卿等在旁都点头表示同意。他又说，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有悠久的历史，越南人民的独立运动，无论通过谈判、或通过战争，都热烈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支援。如果各党派放弃独立的要求，势必为全民所唾弃。他对蒋介石信中所说“法越双方如希望中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一节，表示“万一调停失败，将有失中国威望。”实际上是以婉转的口气，谢绝中国斡旋的建议。他直言不讳法越之间暗中确有接触，现仍不断有所联系。待接触告一段落，当相机奉告。谈后，我希望胡志明写一封亲笔信给蒋介石，他表示同意。并于当日下午四时派一副官来我寓面交给我。

我同胡志明等谈完以后，即将谈话内容于1946年1月8日电告重庆外交部说：“……电奉悉。四日上午十时，翰约越盟领袖胡志明、革命同盟领袖阮海臣、国民党领袖武鸿卿秘密会晤，当以委座昭示，郑重宣告。三领袖甫告合作，聆听之下，深为感动。由胡志明作答，大意如下：

一、戴高乐迄未放弃殖民政策，仅允越南人民自治，与独立目标相距太远。

二、法越谈判，越方坚决要求法方须派全权代表并须以承认独立为先决条件。

三、达尚礼自上月以来一再声明愿意谈判，态度忽硬忽软；越南各党之主张完全一致，一旦放弃独立，势将为全民唾弃。

四、圣德尼于上月曾三次与胡会晤，深盼和平解决；唯胡一再声明须派全权代表，并始终坚持须以承认独立为先决条件，故无结果。

五、如法越开始谈判，越方极愿与中国密切联络，随时奉告谈判情况。无论成败，等告一段落，那时中国以公证资格参加。若越方请中国调停，万一失败，有失中国威望，婉谢中国斡旋建议。

胡态度似甚坚决，询阮、武二人意见，亦均不甚反对。胡有亲笔密函给委座，另呈。”

这次会见，是我为促成法越谈判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胡志明主席的谈话，坦率诚恳、义正词和、雍容大方、神采非凡，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

① 参见越南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越南劳动党的三十年斗争》和《党的四十年活动》，河内真理出版社出版。